

纳西族研究论文集

郭大烈 编



84016

K285.7
1

纳西族研究论文集

郭大烈 编

民族出版社

(京) 新登字154号

责任编辑：史 文

封面设计：李 华

纳西族研究论文集

郭大烈 编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 1/2 字数：310千字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500册 定价：4.50元

ISBN 7—105—01514—4/K·142

(汉64)

前 言

纳西族有278009人（1990年统计），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南部滇、川、藏交界的横断山脉地区，其中大约有70%的人口聚居在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境内。

纳西族史迹首见于汉、晋志书上。近两千年来，该民族活跃于“藏彝走廊”上，创造了具有本民族特点的历史与文化，在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文明史上占据着引人注目的位置。

本世纪初叶始，中外一批学者不顾路途之遥远和艰辛，曾先后涉足于我国纳西族居住区，以自己的学识和洞察力，撰写了许多有关纳西族历史、文化诸方面的文章和专著，据统计大约有三十余种，研究报告约有三百余篇，大致可以归纳为十二个学术专题：（1）纳西族的族称与自称；（2）纳西族形成的多元论；（3）纳西族的族属；（4）纳西族人的送魂路线与民族迁徙；（5）《白狼王歌》的族属；（6）土司（领主）的特点及作用；（7）永宁纳西族的婚姻、家庭类型与性质；（8）东巴文化之研究；（9）祭天文化之研究；（10）关于纳西族地区的藏传佛教；（11）纳西族人的姓名及其文化；（12）纳西族人的心理素质和文化模式。纵观国内外学术界对这十二个专题之研究和探讨，确实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1990年，东巴文化研究成果在北京、昆明先后展出时，许多学者对其中的一些印制精美的巨著无不感慨系之。除此，云南人民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了《东巴文化论集》、1991年出版了《东巴文化论》。这两本书一问世，就赢得了海内外读者的青睐，使纳西族的各项专题研究向

着更加纵深的方向发展。

鉴于《东巴文化论集》和《东巴文化论》已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故而《纳西族研究论文集》所收录的二十九篇论文中不再涉足这一领域的科研成果，其内容为历史渊源、文化传统和心理素质、社会观念的阐释上。而着眼点是放在培养纳西族研究的中、青年一代人身上，因此如傅懋勤、杨堃及秋浦、谢剑、詹承绪、严汝娴、宋兆麟等人的许多佳作未能选进来，仅辑录了关于纳西族的现状及变迁方面的有关学术论文。本文集所收中、青年研究工作者的文章约占三分之一左右，均为其精锐之作，研究功底颇有超越前人的态势。本书的“附录”汇编了有关研究纳西族的部分论文目录，以及资料性很强的刊物名称，不包括学术专著和已汇集出版的文集。

本论文集初编于1987年5月，后经1988年、1991年两次补充修订，使其尽量反映我国当今研究纳西族的学术水平和成果。这里应特别指出的是，1990年11月，和万宝先生在昆明主持召开的“纳西族历史专题学术讨论会”，为本书的选收工作创造了条件，其中九篇论文已汇编入内。此外，文集在选编过程中，编者对近三分之一的文章进行了压缩或适当改动标题的工作，如有不妥之处，敬请作者和读者鉴谅。

编 者

1991年10月

目 录

试论纳西族的自称族名·····	和即仁(1)
纳西族的渊源、迁徙和分布·····	方国瑜 和志武(7)
丽江金沙江河谷石棺葬初探·····	木基元(23)
纳西族源于羌人之新证·····	汪宁生(35)
从语言探索纳西族与古羌人的渊源关系·····	李 英(41)
川滇边境纳日人的族别问题·····	李绍明(49)
远古纳西族经济发展脉络·····	王世英(60)
明代纳西族的风俗画卷	
——《么些图卷》考·····	宋兆麟(76)
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历史人口·····	杨其昌(90)
古代纳西族的“拇瓜”制度·····	和志武(100)
明清滇藏政教关系与木氏土司·····	冯 智(113)
纳西族的藏传佛教问题·····	杨启昌(132)
藏文大藏经丽江——理塘版《甘珠尔》经述略·····	王 尧(145)
古纳西族四种造人说及其演变·····	习煜华(157)
纳西族“山中他界”观念与殉情现象·····	白庚胜(168)
纳西族祭天仪式的内涵与功能·····	杨知勇(186)
纳西族原始命名法·····	和品正(203)
纳西族的人名和姓氏·····	李近春(221)

纳西族的传统生育礼俗·····	杨福泉 (236)
纳西族丧葬文化的历程·····	李静生 (249)
纳西文化三个类型·····	和钟华 (262)
略论纳西族心理素质特点及其变异因素·····	郭大烈 (278)
纳西族远古历史文化的特质·····	李例芬 (292)
纳西族优秀传统文化精神·····	和鸿昌 (304)
纳西族传统文化对其社会发展的影响·····	和发源 (322)
从纳西文化看消费经济·····	冯 魄 (332)
木里县俄亚乡纳西族的群婚残余·····	刘龙初 (343)
永宁纳西族母系家庭与封建社会同体的原因·····	木 芹 (354)
永宁纳西族母系制家庭的规模、结构及其变迁 ——对云南宁蒗彝族自治县纳西族家庭调查分析·····	张卫国 (368)
附录：纳西族研究部分论文目录索引·····	(378)

试论纳西族的自称族名

和 即 仁

纳西族有23万余人，^①分布在云南省的丽江、宁蒗、永胜、中甸、德钦、鹤庆、剑川、兰坪、贡山和四川省的盐源、盐边、金矿、木里、巴塘以及西藏自治区的察隅、芒康等县，其中以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境内为最多，约有17万人。

纳西族的名称较复杂。自称、互称和他称共有十多个。解放前本民族的土司头人，曾利用这种情况自立名目，造成混乱。在有些学者笔下，也往往将不同称谓混为一谈，引起歧义。本文针对这个问题，从纳西族的社会历史和语言的角度谈谈个人的粗浅认识和看法。

有关纳西族的记载，《华阳国志·蜀志·越嶲郡·定笮县》说：“县在郡西，渡泸水宾刚徼，曰摩梭夷，有盐池，积薪以齐水，灌而后焚之，成盐。汉末夷皆铜之，张嶷往争，夷帅狼岑槃木王舅不肯服，嶷擒挾杀之，厚赏赐，余类皆安。”^②又《续后汉书·张嶷传》称：“定笮（今盐源县）、台登（今冕宁县）、卑水（今会理县境）三县，去郡三百余里，旧产盐、铁、漆，而夷徼盗据专利；嶷即帅所领夺取，置长吏焉。嶷之至定笮，定笮豪帅狼岑盘木王舅，素为蛮夷所信服，忿嶷见侵，不肯自诣，嶷使壮士数十，直往捕至笮杀之，而还其尸，厚赐种类。”这里的

① 本书所选文章因撰写时间先后不一，纳西族人口数目有别。现有27万多人。

② “曰”字本作“白”，据方国瑜先生考证，“白”为“曰”之误。

定笮豪帅狼岑盘木王舅，也就是《华阳国志》中的摩沙夷帅狼岑槃木王舅。狼岑即定笮夷帅，为槃木王之舅，槃木则是《后汉书》中之白狼槃木，在牦牛道，与定笮摩沙夷为姻亚^①。说明摩沙夷不仅在三世纪就在定笮地方居住，而且还说明摩沙夷的祖先就是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三至四世纪的牦牛夷。

同时，汉晋时期，摩沙夷已居住在越嶲郡一带，因此，又称摩沙夷为“越嶲羌”。如《后汉书·西羌传》上就有这样的记载：古羌人的“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

到唐代，在樊绰《蛮书》中有关纳西族的记载就比较多了。如《蛮书》卷一载：“台登城直西有西望川。行一百五十里入曲罗。泸水从北来，至曲罗萦回三曲。每〔曲〕中间皆有磨些部落，以其负阻深险，承上（官名）莫能攻讨。”同书卷四载：“磨些蛮，亦乌蛮种也。铁桥（今丽江市境塔城）上下及大婆（鹤庆）、小婆（永胜）、三贼（丽江）、探览（宁蒗县永宁古称“答兰”，探览即“答兰”的异写）、昆池（盐源）等川，皆其所居之地也。”^②同书卷六又载：“铁桥上下及昆明（盐源）、双舍（盐边）至松外（在金沙江北岸地区，但不能确指其处）已东，边近泸水（金沙江），并磨些种落所居之地”^③。从上面所引证的历史记载看，古代的牦牛夷、牦牛羌、越嶲羌、摩沙夷、磨些等不同称谓，是对纳西族先民在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互称和他称。

据《华阳国志·蜀志·越嶲郡·定笮县》载，纳西族在晋朝时称“摩沙夷”，唐以后则称作“磨些”^④、“末些”^⑤、“么

①③ 参看方国瑜、和志武：《纳西族的渊源、迁徙和分布》，载《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

② “磨些蛮”，原本无“些”字，据《太平御览》卷789引《南夷志》补。

④ 见樊绰：《蛮书》。

⑤ 见《云南志略（说郭本）》。

些”①、“么些”②、“么些”③和“摩梭”④。这些不同名称都是“么些”的同音异写。而“么些”是汉族、白族等对纳西族的称呼，并不是他们的自称族名。

那末，纳西族的自称族名是什么呢？根据我们亲自到当地调查到的材料来看，na¹（纳）、na¹ci¹（纳西）、na¹hi¹（纳西）、na¹z¹l¹（纳汝）是居住在各个不同地区的纳西族的自称族名。居住在宁蒗县永宁坝和盐源县拉塔（即左所区）地方的纳西族自称 na¹或 na¹z¹l¹；居住在金矿、木里、盐边等地的纳西族自称 na¹z¹l¹；居住在宁蒗县北渠坝和永胜县獐子旦村的纳西族自称 na¹hi¹；居住在丽江县为中心的西部方言区内的纳西族则自称 na¹ci¹。以上四种自称族名，从语音上分析，虽有轻微差异，但其本质则一。na¹或 na¹应该是纳西族的基本族名，而 ci¹ 就是“人”的意思，na¹和 ci¹ 连起来，就是“纳人”的意思。正如人们常说的“汉人”、“彝人”的意思一样。至于 na¹、na¹，就其本意而言，应就是“黑”。在说藏缅语族诸语言的民族中，有的自称和表示“黑”的词相同，有的自称和表示“白”的词相同。各地纳西族自称中的 na¹、na¹、na¹ 和各地彝族自称 no¹-su¹（大凉山）、na¹-su¹（禄劝）、ne¹-su¹（弥勒）中的 no¹、na¹、ne¹ 都是“黑”的意思；而各地白族的自称 pe¹ɿxuo¹（巴和）、pe¹ɿtsi¹（巴子）、pe¹ɿni¹（巴尼）中的 pe¹ɿ 和普米族自称 p¹ri¹ni¹ 中的 p¹ri¹ 都是“白”的意思。至于上述各民族的自称族名的第二个成分则都是“人”或“族”的意思。

再从纳西族各地方言的比较来看，进一步说明各地纳西族自称族名的第二个成分是“人”的意思。比如，dzi¹（人）是今日

① 见《元史·地理志》。

② 见王德《云南志》、《丽江府志》。

③ 见《徐霞客游记》。

④ 见《盐边乡土志》。

纳西族的民歌中和现存的东巴经书中还保留着的一个古词，而现在在纳西族各个方言土语中的 $z\text{h}$ 、 hi 、 ei ，正是从古代的 dzi 演变来的。从各地方音的对应规律看，纳西语声母 dz 变为 h 或 e ，大致经历了如下过程：

$$dz \longrightarrow z \longrightarrow s \begin{cases} h \\ e \end{cases}$$

具体例证：

$dz \longrightarrow z$ 如：纳西语西部方言丽江坝土语里“麦子”叫 dze ，东部方言永宁土语里叫 $dze\text{-}hl$ ，而在西部方言宝山州土语里则叫 ze 。又如东部方言瓜别土语里“发抖”叫 $dza\text{-}dza$ ，而在北渠坝土语里则叫 $z\text{h}$ 。

$z \longrightarrow s$ 如：西部方言丽江坝土语里“刀子”叫 $z\text{h}\text{-}t\text{'e}$ ，而在东部方言北渠坝土语里则叫 $s\text{h}\text{-}t\text{'e}$ 。又如：东部方言永宁土语里“了”（语气助词）叫 ze ，而在西部方言丽江坝土语里则叫 se 。

$s \begin{cases} h \\ e \end{cases}$ 如：东部方言瓜别土语里“尝”叫 su ，西部方言丽江坝土语叫 so ，而在东部方言北渠坝土语则叫 se 。又如：东部方言瓜别土语里“杀”叫 $s\text{h}$ ，西部方言丽江坝土语叫 sy ，而在东部方言北渠坝土语则叫 $hæ$ 。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居住在不同地区有着不同自称的纳西族，不仅可以从两千多年的民族发展历史上证明他们是一个统一的民族，而且在民族称谓的相互关系上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这里，还有两个问题也顺便谈谈个人的看法：第一个问题是“玛丽玛莎”人的问题。维西县刺普（ $la\text{-}p\text{'y}$ ）地方居住着自称“玛丽玛莎”的一千多纳西族居民。根据他们的口传历史，是从木里拉塔（现属盐源县的左所区）地方迁来的。他们迁到维西县至今才有八代人，大约只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从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来分析，不论从语音、语法和词汇上去观察，同宁蒗县的永宁话和盐源县的拉塔话很相近，基本上可以互相通话，“玛丽玛

莎”一词，分明是“木里摩梭”的变读。第二个问题是纳西族土司的族属问题。纳西族土司多称他们的先祖是蒙古人。如丽江土司木氏（云南通志和木氏宦谱均称其先祖“爷爷”为西域蒙古异人）、永宁土司阿氏、瓜别土司喇氏等世族，他们都自称是西域蒙古异人或元代蒙古统治者忽必烈的后裔。我们知道，忽必烈率军平大理国时，曾在丽江县境的宝山州渡金沙江，这就是“元跨革囊”的故事。当时纳西族的统治者与忽必烈之间，在政治上曾有过一段不寻常的关系。但是纳西族居民，远在距今两千多年以前已生息在木里、盐源、宁蒗这块土地上。出身纳西族的土司，尽管与元蒙统治者关系密切，仍应为纳西人，即使有他族成份，在历史的发展中，其子孙分住各个纳西族地区，再加上与当地居民通婚的关系，也就很自然地逐步与当地纳西族融合在一起了。忽必烈离开云南以后，即使留下了少数蒙古人参与了当时纳西族的土司统治集团，但以今天的现实情况看，不论从他们的社会结构、风俗习惯和语言等方面均跟当地纳西族融合在一起了。因此，仅以个别统治阶级先祖的族别来判断一个民族的族别，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过去一些学者在谈到纳西族的自称族名时，常常这样写道：纳西族内部的自称很多，居住在丽江、中甸、维西等县的自称“纳西”，居住在宁蒗县的自称“吕西”，居住在永胜县的自称“巴西”，居住在木里的自称“苏西”。根据纳西族的实际称谓，我们认为把“吕西”、“巴西”、“苏西”也认定是纳西族的自称族名，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宁蒗县永宁坝的纳西族只自称“纳”。当地纳西族居民说，“吕西”这个名称是丽江纳西族对他们的称呼。据我们所知，丽江纳西族称永宁为 ly+dy↓。这是永宁纳西话 φe+di↓ 的对音。φe+ 是“歇”或“休息”，di+ 是“地方”，连在一起，就是“歇宿之地”。“吕西”即是 ly+dy↓ei+（永宁人）的简称，不是他们的自称族名，正如永胜县的纳西族称“丽

江坝”为ji-ŋv-dy-ŋ (ji-ŋ是“江”，ŋv-ŋ是“弯曲”，dy-ŋ是“地方”，连起来就是金沙江弯曲的地方)，从而称“丽江人”为ji-ŋv-dy-ŋci-ŋ是一样的。但我们决不能把“丽江人”理解为丽江纳西族的自称族名，同是一个道理。“巴西”(mbæ-ŋci-ŋ)也是丽江和宁蒗县的纳西族对居住在金沙江边鸿门口一带部分纳西族的称呼(“巴西”这个名称就是“糖人”，即“种甘蔗的人”的意思)。当地纳西族则仍自称纳西(na-ŋhi-ŋ)。可见“巴西”也不是纳西族的自称族名。苏西(ɕu-ŋci-ŋ)同样是丽江和宁蒗纳西族对居住在木里县境无量河流域的部分纳西族的称呼(木里县境内无量河流域自古以产铁著称，因此，纳西语称无量河为ɕu-dzi-ŋ，即产铁地方的河流。ɕu-ŋ“铁”ci-ŋ“人”则是“产铁地方的人”的简称)，也不是他们的自称族名。他们只自称na-ŋ(纳)或na-ŋzɿ-ŋ(纳汝)。因此，过去一些学者把“吕西”、“巴西”、“苏西”也认定是不同地区的纳西族的自称族名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但是，遗憾的是现在的书刊上，这种不正确的称谓还在继续沿用着。对此，希望能引起从事民族工作、研究民族社会历史的行家们的注意和重视。

(原载《思想战线》1980年4期)

纳西族的渊源、迁徙和分布

方国瑜 和志武

近代纳西族居住在祖国西南金沙江上游地带，略以长江第一湾流至东经100.4度处，自北而南，分作东、西两个区域。这两个区域的纳西族约有25万人，称谓复杂，一般说来，东部称为“么些”，西部称为“纳西”；见于史籍记录，则通称“么些”，现已确定“纳西”为共同的族名。从本族自称来说，西部自称naJ-qi-，东部自称naJ或 naJ-zɪ-。按：qi- 和 zɪ- 之意为“人”或“族”，而以naJ为专名，naJ取意为“大”，①名从其主，称为naJqi-“纳西”是正确的。至于“么些”为他称，见于记录无定字，同音异写，且含有侮蔑之意，应当废除，兹述历史，征引见于记录的名称，仍旧其文，并不是认为这样的称谓是正确的。

纳西族渊源于远古时期居住在我国西北黄河、湟水一带的羌人，向南迁徙至岷江上游，又西南至雅砻江流域，又西迁至金沙江上游流域地带。在漫长时期，劳动人民不断发展经济和文化，经过历史发展各个阶段，成为缔造祖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成员之一。其渊源、迁徙和分布，见于记录可考者略说之。

① naJ“纳”在口语中取意为“大”，如biJnaJ大森林，huJnaJ大海，lyJnaJ大石，dzynaJ大山，huJnaJ大雨等，纳西口语，naJ的普通意思还有“黑”之意，但naJqi-不是“黑人”之意，“黑人”应为qiJnaJ，修饰语在被修饰语之后。

一、古羌人支系

《说文解字》羊部：“羌，西戎牧羊人也，从羊、从人。”

《礼记·王制篇》：“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

按：古时居住在西北草地的羌人，以游牧为主，部落分居，有“五戎”、“七戎”之称（《尔雅·释地》），先后向东、西、南三面迁徙，渐迁而远，分在各地创造了历史。其向东迁徙者，如“夏”部族内有羌人，《史记·六国表》载：“禹兴于西羌”，《集解》引《帝王世纪》：“禹生于西羌，西夷人也。”又“商”部族邻近有羌人，《诗经·商颂·殷武篇》载：“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甲骨刻辞有羌方部落（北羌、马羌），又有伐羌、往羌、获羌、来羌、用羌之事，为商之一部。又“周”部族亦有羌人，《诗经·大雅·生民篇》载：“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后汉书·西羌传》：“西羌，姜姓之别也。”按：“之”字应作“其”，姜为羌之别姓，有称“姜戎”（《左传》襄十四年），其齐、许、申、吕诸国皆姜姓。大抵夏商周三代，羌人东迁，散居于黄河中游地带，名号甚多，渐与当地居民融合，后为形成“汉族”之成员。其向西迁徙者，《后汉书·西羌传》载：“附部落而南，出赐支（《禹贡》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又载：“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新唐书·吐蕃传》载：“吐蕃本西羌属，有发羌、唐旄等，居析支水西。”诸羌分居，名号甚多，传说古史有戎、羌、堆、博诸部，后以博为中心（发、伯特），融合形成“藏族”之先民。其向南迁至蜀汉近境岷江流域分支而南者，为西南各族之先民，支别甚多，纳西族即其中一支（说在下文）。

见于记录之羌人支派，各为族别，而语言有相同特征。据调查近代各族语言，从语音、语词、语法，分析综合研究其亲属关

系，所得结论，有汉藏语系，分汉语、苗瑶语、壮傣语、藏彝语四个语族。其藏彝语族，分藏语、彝语、景颇语等三个语支；又彝语支分彝语、纳西语、拉祜语、傈僳语、哈尼语、白语等语言。各族语言都是历史形成的，从语言之亲疏关系，可知其族属渊源关系。纳西族传说汉、藏、纳西三族的祖先为三兄弟，即因其族属渊源有关，且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友好往还，相互影响，亦有迁徙融合，故传说如此也。

南迁羌人之纳西先民，所居住的地域、年代及社会生活，见于记录者，虽不详而大概可知，分说如下。

二、旄牛道的越嶲羌

纳西族渊源于自黄河、湟水地带南迁的古羌人。《后汉书·西羌传》载：古羌人“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又说：“牦牛羌在蜀汉，其种别名号皆不可纪知也。”按：所谓牦牛羌，散居在祖国西南蜀郡边境广大地区，支别名号很多，么些族是其中之一支。章太炎《西南属夷小记》载：“唐时所谓么些蛮，即羌种之流入者”，这是可以确定的。

《史记·西南夷传》载：汉初的蜀贾人，“取笮马、犍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按：“髦”即“牦”，以产牛著，与蜀地经济联系很密切，为蜀郡边境的部族。《后汉书·西南夷笮都传》载：“元鼎六年（前111年），以为沈黎郡。天汉四年（前92年），并蜀〔郡〕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按：“旄”亦即“牦”，以旄牛为地名；《水经·若水注》载：“大渡出徼外，主旄牛道”，则旄牛在大渡河上游今泸定地区，而青衣在今雅安地区。《笮都传》又载：永平中（本纪在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旄牛道的白狼、盘木、唐菽等奉贡，献诗三章。这就是所谓“白狼歌”，共44句，176

字。从对译的音义来看，用汉语及过于抽象不能确定本义的约80字，其余90余字，基本上与近代纳西语相同或相近，语法亦相同，可知白狼语与纳西语的亲疏关系是很密切的。从语言的亲疏可以推知族属渊源关系是很密切的，纳西族的先民，是从大渡河以北地区迁徙而南。

任乃强《西康图经·民俗篇》载：“么些为康、滇间最大民族，亦最优秀之民族也。”又载：“今泸定县南之摩西面，实称摩西面，谓摩西古境也”，不知这个地名是否很早时间已有，若然，则大渡河北旄牛族地区早已有摩西一支的族名。其在大渡河以南者，《元史·地理志》建昌路邛部州载：“昔么些蛮居之，后仲由蒙（按：彝族祖先）之裔夺其地。”按：邛部州即今越西县，何时为仲由蒙之裔夺之，不得而知。惟元志阙州曰：“昔仲由蒙之裔孙名科居此，至三十七世孙樊罗内附”，若仲由蒙之裔得邛部地，亦为同时，则么些族在邛部失败，约当公元三世期末（西晋时期）。由此可知，么些族早年居住在邛部州，后来始衰，但并非完全失败，还在长时期内有么些族住在这个地区。

《冕宁县志》载清康熙年间，还有么些族的土目和土民，这是从很早时期住在大渡河南的么些族。我们在1960年春到冕宁访问，遇普米人宋占胜，据他说：“往昔么些村落，大部现已操汉语，老规矩已不存在。”又听说一位冕宁么些族干部在西昌专区民委工作，我们转到西昌时，他去畜牧场，没有见着，冕宁么些族的情况还弄不清楚。

三、定箬县的摩沙族

么些族居住在大渡河南的年代很久，在早期已有一部分从该地区迁到雅砻江下游一带。《华阳国志·蜀志》越嶲郡定箬县载：“县在郡西，渡泸水（按：指东泸，即雅砻江）滨刚徼，曰